

铸牢少数民族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个维度

迪娜古丽¹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65)

摘要:高校是少数民族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重要阵地。适应、融合与认同是把握、理解与铸牢少数民族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个重要维度。三者之间存在紧密的逻辑关联性,互为基础又彼此推动。跨文化适应问题是前提,无法解决好学生适应性问题即难以实现融合。文化融合为认同提供了情感归属,而实现深层次的融合一定是建立在认同的心理基础之上。本研究将围绕以上三个维度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理路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适应;融合;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 导论

伴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内地高校日益成为多元文化碰撞与交融的场所。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场景中,跨地域跨民族跨文化之间的交往交流变得更加频繁而紧密。机遇与挑战总是相伴相生,由此带来了更多交融机会的同时,却也可能引发不同程度的文化冲突。由于生活环境、文化背景和现实发展等的较大差异,很容易导致各种心理冲突和文化误读的产生。我们应当怎样处理以规避文化冲突乃至文化风险,以进一步实现文化上的深层次融合,实现认同构建,从而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 重要意义

(一)从身份主体看,少数民族大学生是边疆未来经济发展的建设者和社会稳定的推动者。大学生群体的意识形态尚具有较强的可塑性,较易受到引导。而通过进一步实现文化融合与认同的构建,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而避免个体思想偏差、行为失范和社会失序,从而使少数民族大学生成长为边疆未来经济发展的有力建设者和社会稳定的坚定推动者。

(二)从客观要求看,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内在要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我国民族工作的主线。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之下,一些少数民族群体中所存在的强烈的“自我”认同意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各民族如何在各自的文化背景下形成共同遵循的价值共识与紧密的文化联结,构筑起共有之精神家园,从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三)从国际局势看,是维护国家安全与统一的现实之需。基于地理环境、历史渊源、跨界民族等因素,我国边疆地区与其他部分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部分边疆地区有着较长的陆路边境线。由于历史与自然的原因,存在跨国民族。跨国民族在心理上基于同根同源的语言文化基础对彼此有很强的认同感。加之国外分裂势力的煽动,维护国家安全与统一成为紧迫的现实之需。

三、 现状呈现与困境阐释

(一) 实证研究的设计与实施

1.问卷调查。本研究采用自编调研问卷,分为适应、融合与认同三个层面的维度,了解学生在以上三大层面的观念、态度以及行为方式等。本研究选取了多省份多区域高校的少数民族大学生,涵盖不同年级,涉及不同专业,形成489份有效调查问卷。

2.个别访谈。随机抽取10名学生作为深度访谈对象,深入把握少数民族大学生在适应、融合与认同三个层面的观念和经历,进一步完善和验证问卷调查中所获取的信息。

(二) 实证研究的结果与分析

1.适应问题。边疆少数民族学生来到内地高校求学,暂时性脱离原有的人际关系网络、社会文化环境与自然地理环境等,会面临诸多层面的适应性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1)文化层面的不适应:根据学者 Babiker, Cox 和 Miller (1990)提出的“文化距离”的概念。“当人们从一种文化背景进入另一种文化背景时,通常会面临适应性问题。客观存在的文化差异会产生文化距离,而当这种文化距离越大,跨文化适应就会变得愈加困难。”^[1]从这个概念出发,内地高校边疆少数民族学生文化层面的不适应较为显著。如果学生在适应过程中只限于与本民族交往,那么狭窄的交际圈会妨碍跨文化适应的进程。跨文化适应的过程就会受阻或者延长。

(2)心理层面的不适应:异地求学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离开熟悉的生活场域,社会支持的多元性(包括家人、朋友)转变为较为单一的人际关系网络,缺乏深层次情感支持系统与情绪的亲密宣泄渠道。因学习基础薄弱以及教育环境的差异性导致的学业问题给少数民族大学生带来的自卑心理,无形中增强了其消极情感体验。

(3)经济层面的不适应:主要体现在生活环境与经济水平的差异性。这一点对来自边疆农村地区的学生而言更加突出。现代化的大都市与偏远的乡村地区之间经济层面的巨大差异性实际上对学生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力。

2.融合问题。包括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在内的文化元素的差异性会对边疆少数民族学生和汉族学生的交往与交融产生直接的影响。调研结果显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融合现状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交往频率低。语言是交往与沟通的工具,也是思维的载体。部分少数民族的学生惯用本民族语言。语言不同所产生的问题不仅体现在学习上,亦体现在交往上。语言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适应乃至文化融合的过程。各自固守本文化的“惰性心理”阻碍了双方的交往和了解,交往双方会不自觉地感到和不同文化的人打交道“有点累”,宁可蜷缩在本

族群组成的圈子里,从而无形中形成了互动避免。

(2) 交往程度浅。不同民族的学生因来源于两种迥异的文化环境之中,没有共同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以及生活经历,交往的形式更多是浅层次的交往亦或是局限于集体性的活动中,缺乏自发性的深层次交往。当个体需要倾诉以及寻求帮助时,更多地还是倾向于选择本族群的个体。

(3) 交往基础不平衡。语言是交流的渠道。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而言,其进入内地高校的主流文化环境中,适应学校的语言环境,学习并使用好普通话就成为其进行积极人际交往并能实现进一步文化融入的先决条件。在语言使用上,调研结果显示少数民族大学生亦能较好地融入语言文化之中,大部分同学能够流畅自如地用普通话和其他同学交流。语言亦是标识一个民族的重要符号特征,是使一个民族得以存在与发展的文化基础。从少数民族学生语言使用的态度以及具体的语言行为的相关调研中发现,在:“公共场所如果你的交流对象会讲汉语与本民族语言,你会更愿意讲本民族语言”、“你能接受一位不能讲流利本民族语言的本民族成员吗”以及“当你和本民族同学交流时,如果你用本民族语言,而对方却用汉语,你会不舒服”等三组数据的调研结果显示,部分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于本民族语言具有非常强烈的语言认同。日常生活中,更倾向于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潜意识中认为流利使用本民族语言是民族身份的一种象征。因此实际中的语言障碍是存在的。语言上的“知己不知彼”造成跨文化交往的基础不平衡。交往基础的不平衡直接影响到交际的愉悦度。

3. 认同问题。

(1) 多重认同意识并存。在现代社会中,个人和较小的群体都有多重身份。例如个体、家庭、民族、国家等多个层面。正如民族社会学学者马戎分析的那样:“中国两千年来多民族帝国模式的历史,培养了民族成员个体不同层面的认同意识。这种多重认同完全不同于现代西方所谓“民族国家”的单一层面的认同模式。”^[2]血缘、语言以及地域因素都在族群认同中起着联结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以语言、宗教、文化等标识着本民族的特征。各民族有着对本民族的认同即族群认同。即狭义的民族认同,而广义的民族认同指的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部分少数民族学生群体的认同意识表现出多重认同意识并存的特征。

(2) 民族认同被强化。包括家庭因素、文化因素等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群体民族认同有着强大的形塑力。在少数民族大学生从出生到赴异地求学的十几年的时间里,其固有的文化都参与到了他们民族认同的建构与强化的过程之中。赴内地求学后,少数民族学生进入到“异质性交往情境”之中,民族意识在异质性交往情境中易于被唤醒和强化。在差异性的对比之下,少数民族大学生普遍认识到自己与其他民族同学的区别,进一步强化了自我的民族身份意识,原本模糊的民族认同开始清晰或者强烈了。调查发现,部分民族的大学生的民族意识总体偏强,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具体又体现在语言认同、地域认同以及在婚恋择友等方面的观念与行为。以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为例,该群体对于维吾尔语具有非常强烈的语言认同。日常生活中,更倾向于使用

本民族的语言,潜意识中认为流利使用本民族语言是民族身份的一种象征。学生大多愿意选择本民族作为自己的结婚恋爱对象。婚恋如此,那么在具体的择友观上,他们也对本民族成员具有较为强烈的情感认同和身份认同。此外该学生群体大部分将新疆作为择业地的首要考虑因素,大都愿意回到新疆。反观出学生具有较为强烈的地域认同,对于本民族聚居区有较为强烈的归属感与依恋感。

(3) 认同序列出现偏差。客观地说,在民族认同不断被强化的趋势之下,国家认同受到的冲击是不容忽视的。一方面,受访的大学生表现出了较为强烈的国家认同与政治认同。调研结果显示绝大多数的学生受访者对我国现阶段的民族政策及其相关实践基本上是满意的,同时不仅认为自己是国家民族政策的受益者,也认为国家现行民族政策对家乡是有利的,并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另一方面,我们也关注到,过分被强化的民族认同感弱化了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认同序列上的偏差。

四、逻辑阐释与路径设计

内地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群体的适应、融合与认同看似是三个层次的议题,实则有着紧密的逻辑关联性。三者之间,前者为后者的基础和条件,即无法解决好学生适应性问题即难以实现融合。文化作为认同的精神通道,文化融合为认同提供了情感归属。而实现深层次的融合一定是建立在认同的心理基础之上。三者之间互为基础又彼此推动。只有尽可能的在三种关系之间实现良性互动与转化,才能最终实现深层次的文化融合与认同构建,从而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 分类与整合:提升跨文化适应力是基础和前提。

内地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是一个有着普遍性特征的群体,但同时应当关注到该群体中的差异性、个体性。例如即便同样来自新疆,但地域广袤,民族众多,南北疆亦呈现出巨大的差异性。教育背景、家庭背景以及社会成长环境对个体跨文化适应力有着很大的影响。例如考察教育背景,有过内地学习经历的学生,如内高班的学生,总体而言适应状况良好。因其在高中入学时,经历过文化适应的过程。接受汉语学习较为彻底的学生群体,如民考汉的学生,也更易适应以汉文化为主流的文化氛围,更易融入其中。考察家庭背景,大多数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了解,主要来自家庭。在父母自身受教育程度有限的家庭,家庭氛围也相对闭塞和守旧。父母对于不同文化的认知水平与接受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对子女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进一步深入探究,除了家庭这个小的集合之外,研究者的目光应投放到一个更为宏大的背景之中,即家庭背景之后的地域社会背景。少数民族大学生个体成长过程中所接受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对其后天的性格、价值观念、认知能力等都有很大的影响。调研结果显示,从小居住在本民族传统聚居区的学生们的文化适应能力远不如来自多民族聚居区的学生。与来源于乡镇的学生对比,来自城市地区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于作为城市文化共同特征的现代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比较熟悉。基于此,教育者应充分关注到每个个体的家庭背景、教育背景以及地域社会背景,做到准确归因,有的放

矢,积极介入,施加有针对性的作用力,从而不断提升该群体整体的跨文化适应力,最大可能缩短跨文化适应的进程,从而为进一步的文化融合提供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二)多元与互动:跨文化理解教育是推动文化融合的关键。

所谓融合应该是双向的参与与互动,而不是单方面的独角戏。今天我们虽然以少数民族大学生为聚焦的讨论对象,但绝不意味着研究者可以忽略与其共存的其他群体的心理状态与行为反馈,要将融合与认同的讨论建立在双方互动的过程之中。鲁思·本尼迪克特露指出“真正把人们维系在一起的是他们的文化,即他们所共同具有的观念和准则。”^[1]文化融合为民族认同提供了心理认同的情感归属。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推动文化的深层次融合?高校是形色各异地域文化的集合点。高校应当推进群体间的跨文化交流,实施一种旨在消弭隔阂与冲突的文化融合策略,构建具有多元文化理解气息的学校文化,推进跨文化理解教育,增强学校文化的包容性和文化融合力。

1.增强学生跨文化理解力。其一,跨文化理解教育要融文化在交往交流过程之中。增强学生跨文化理解力要从增加跨文化接触与交流做起。其二,教育者要引导学生客观理性地看待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辩证地认识本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的不同价值所在,不排斥、不抵触与主流文化的互动,帮助学生形成“自文化”和“他文化”的接纳与统合态度。认清文化差异是前提,消除文化隔阂是基础,从而使他们既能融入主流文化又能更好地认识和传承本民族文化。

2.提升教育者跨文化胜任力。跨文化胜任力是教师身处当前多元文化并存的教育环境中必须要具备的素质与能力。部分教育者囿于自身的知识结构以及生活经验,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认知失于片面,教育方式上存在“区别对待”的方法性偏差,无形中在师生中间设立了文化的障碍,由此产生了一定的心理距离。那么如何规避师生交往过程中跨文化交际的无奈感以及“跨文化想象偏差”导致的文化误解等现象呢?教师首先要有多元文化意识。能够以尊重、理解、欣赏的态度去了解少数民族文化,寻求积极的文化互动。在言传身教之下,学生亦能被引导而采取积极的文化融合策略,为自身民族文化感到自豪,维持与保护民族文化的同时对其他文化持尊重与主动交流的态度。当然多元文化意识的形成有赖于教育者的生活与教育经历以及一定的知识储备,同时建立在积极开放的心理品质之上。其次教育者应当意识到少数民族大学生群体身心的特殊性。要对该群体的思想状况、心理特征、人际关系以及文化背景等情况有基本的把握。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内容不能停留在浅层次上的宣教,亦不能将教育内容单一化为民族政策与民族理论。如何能够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丰富化、乡土化、情感化和体验化,从而真正构筑起中华民族共有之精神家园,这对教育者跨文化胜任力而言是一种挑战。

(三)自省与自觉:跨文化行动力是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归宿点

1.情感自省:协调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

首先,尊重各民族的民族认同,是各民族人民建立起国家认同的基础。要认识到少数民族大学生群体中存在多重认同意识并存的客观性。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并不是对立的。民族认同是一个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对于民族文化的保持和传承、对增强民族自信心并且获得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必须尊重各民族的民族认同,鼓励各民族人民保持自己在历史上所形成的民族认同感以及与此相关的民族意识、民族感情、民族归属感以及民族文化、社会习俗、宗教信仰等。其次,引导学生梳理正确的认同序列,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实现更高层次的民族认同。最后,激发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心理以及情感层面的自省,将认同意识内化为个体内在的情感,从而构建起坚实的认同。

2.行动自觉:通过实践深化、彰显与传播认同。

在认同构建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在实践层面构建一个与心理、情感、认知层面相匹配的实践体系,注重激发学生的行动自觉,将认同意识外化为行为。我们需要认识到,认同感的构建决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它具有长期性与反复性。教育者不仅要着眼于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意识的养成与深化,同时亦要着眼于该群体通过行动的自觉去彰显和传播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从而发挥最大程度的辐射效应。

五、总结

高校是边疆少数民族大学生实现文化融合与认同构建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场域之一。我们相信通过每一位高校教育者的努力,一种主动适应、双相融合、由内而外生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情感会逐渐成为少数民族大学生自然、持续与稳固的意识状态。

参考文献:

[1]Babiker I E, Cox J L, Miller p. The measurement of cultural distance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medical consultations, symptomatology, and examination performance of overseas students at Edinburgh University. *Social Psychiatry*, 1980, 15(2): 109~116.

[2]马戎,周星.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与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71.

[3]鲁思·本尼迪克特著.王炜译.文化模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1.

1.本文系广东技术师范大学2021年度统战理论研究重点课题“广州高校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研究”(项目编号:2021TZ05)

2.2022年河源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高校少数民族学生意识形态工作对策研究”(项目编号:HYSK22P111)

3.第三批广东高校网络文化工作室——广东技术师范大学与共工作室的中期建设成果

迪娜古丽(1987.7-),女,维吾尔族,新疆乌鲁木齐人,硕士,广东技术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